

(英) 艾米莉·勃朗特 著
曹 剑 译

呼啸山庄

Wuthering Heights

狂风中旷原上

再也没有复仇和挣扎 再也没有空虚和不安

所有爱过我的人儿啊 你们可曾知道

在所有的恨的前面 有着最深沉的爱恋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呼啸山庄

Wuthering Heights

(英) 艾米莉·勃朗特 著

Emily Brontë

曹剑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呼啸山庄 / (英) 勃朗特 (Bronte, E.) 著; 曹剑译.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 - 7 - 5336 - 5494 - 8

I. ①呼… II. ①勃… ②曹… III. ①长篇小说 - 英国 - 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7437 号

书 名: 呼啸山庄

作者: (英) 艾米莉·勃朗特

译者: 曹剑

出 版 人: 朱智润 选题策划: 阿卡狄亚 封面设计: 徐岚

责任编辑: 任玉琳、李远

特约编辑: 李京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0551) 3683010, 3683011, 3683015

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电话: 0539 - 292565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20.25

字数: 32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36 - 5494 - 8

定价: 2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1801 年——

我刚刚拜访过我的房东回来——这位唯一的邻居，必将带给我诸多忧虑和不安。不可否认，这是一个风景绝妙的地区，在整个英格兰境内，我不相信自己还能寻觅到一个如此与世隔绝的地方，这里远离尘世纷扰——简直是一个厌世者的完美天堂。希斯克利夫先生和我仿佛是天生的一对，我们互不干扰地享受着横亘在我们眼前的荒凉景色。一个多么奇特的家伙！他丝毫也不会想到，我心中对他洋溢着一种多么温暖的感情——但当我骑马走上前去，我看到他的黑眼睛立刻充满猜疑地躲到了双眉下，而当我向他自报姓名后，他更是带着一种不信任的神情，将手指深深插入他的背心口袋里。

“希斯克利夫先生吗？”我问道。

他点一下头算是回答。

“我是洛克伍德，你的新房客，先生。我一到达这里，就尽快赶来向你表达我的敬意，希望我坚持租下画眉农庄的请求没有给你增添麻烦。我听说昨天你想……”

“画眉农庄是属于我个人的，先生，”他打断我的话，避免了下面的话题，“如果能够阻止，我是决不会允许任何人给我添麻烦的。进来！”

这句“进来”是咬着牙发出来的，表达着“见鬼去吧！”这样一种态度。甚至他倚靠的那扇栅栏门也没有对他的邀请表示支持，并未呈现敞开迎客的迹象。我想正是此情此景促使我接受了眼前这样一种邀请，对于一个似乎比我

更冷漠的人,我充满了兴趣。

看到我的马的胸部几乎要撞上栅栏了,希斯克利夫才伸手推开了栅栏门,然后脸色阴沉地带我走上甬道。当我们走进院子的时候,他大声吩咐道:“约瑟夫,牵走洛克伍德先生的马,然后拿些葡萄酒来。”

“我想,这个家中只有一个仆人吧,”他连续的两道命令使人不由得产生这样一种想法,“难怪甬道的厚石板缝里长满了杂草,而且只有一些牲口在用嘴修剪那些树篱。”

约瑟夫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仆人,不,他简直已经是个老人了——或许年纪已经很老,尽管他的精神还很饱满,身体也还健壮。“上帝保佑我们吧!”当他从我手中牵过马时,用一种怒气冲冲的声音低声自语着,同时又那样气恼地看着我的脸,使我宽厚地推测:他一定需要上帝来帮助他消化肠胃里的食物,因为他这句虔诚的祈祷与我的意外出现并没有什么联系。

呼啸山庄是希斯克利夫先生的住宅的名称。“呼啸”是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容词,用以描述这个地区的大气层在遭遇暴风雨袭击时所出现的混乱景象。毫无疑问,这个地方一定常年都刮着令人胆战心惊的狂风。房子的尽头有几棵矮小的冷杉,树身向一方倾斜得非常厉害,还有一排枯干的荆棘的枝条也伸向同一个方向,似乎在祈求太阳的施舍,这足以令人猜想到北风刮起来的威力。幸好建筑师有先见之明,将这座房子建造得异常坚固,狭窄的窗户深深地嵌入墙壁之中,每个墙角都有巨大、突起的岩石保护着。

在踏进这座住宅的门槛之前,我停下来欣赏着房子正面大量怪异的雕刻,尤其是围绕在正门四周的雕刻,上面除了大量岩块已经剥落的狮身鹰首怪兽、不知羞耻的小男孩儿^①外,还刻有“1500”以及“哈里顿·恩肖”。我希望得到几句解释,很想向乖戾的主人求教一下这里简短的历史,可是他站在门口的姿势表明,我要么赶快进去,要么立刻滚蛋,而在参观这座房子内部之前我可不想惹得他更不耐烦。

我们一步便跨进了这个家庭的起居室,完全没有前厅或走廊。他们将这个地方称作“正房”,真是超凡脱俗!通常说来,正房应该包括厨房和客厅在内的,可是我相信,在呼啸山庄内,厨房被迫隐退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至

^①不知羞耻的小男孩儿,这里指全身赤裸的小天使。



少,我注意到在正房的深处传来一阵阵谈话声,还有厨房中的盘碟刀叉相撞的声音。另外,我还观察到在大壁炉附近,完全没有烧炙、蒸煮和烘烤留下的痕迹,而且墙壁上也没有铜锅和锡锅在那里闪闪发亮。当然,在正房的另一头,有一个高大的橡木橱柜,上面摆放着一排排锡制器皿,其中夹杂着一些银壶和银杯,它们一摞摞高高地摆放到屋顶,为这里增添了一些简直称得上是辉煌的光亮和热气。那个橡木橱柜从未经过粉刷,它的整体结构对一双观察的眼睛是完全敞开的,一览无余——只有一个摆满燕麦饼、牛腿和羊肉的木架子将其遮住了一部分。在壁炉上方,挂着几杆难看的老枪,还有一对马枪。另外,为了装饰,壁炉架上还摆放着三只颜色俗艳的小茶叶罐。这里的地板是由光滑的白石铺砌,样式简单的高高的靠背椅被涂成了绿色,还有一两把笨重的黑色靠背椅隐藏在房间幽暗的地方。在橡木橱柜的圆拱下,躺卧着一只体型巨大的母猎犬,毛色为猪肝色,在它的身边围绕着一群“汪汪”吠叫的幼崽,至于另外一些狗则骚扰着房间的其他地方。

这座住宅以及其中的陈设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如果它们属于一位普通的北方农场主,主人有着一张表情倔强的面孔,健壮的两腿正好适合套

上短裤和长筒橡胶靴。如果你在饭后恰当的时间出去走走,在附近这一带山区五六英里范围内,你总可以看到这种画面:一个这样的男人稳稳地坐在他的扶手椅里,面前的圆桌上放着一大杯泛着泡沫的麦芽酒。然而,希斯克利夫先生的外貌和他的住所以及生活方式,却形成一种令人惊异的对照。从相貌上看,他是一个肤色黧黑的吉卜赛人。从衣着和气质上看,他又是一位绅士——也就是说,如同一位地方乡绅,虽然有些不修边幅,可是看上去或许并不影响他的形象,因为他身材挺拔、相貌英俊,并略带有几许忧郁气质。或许,一些人会认为他因为缺乏教养而显得有些傲慢自大,然而我的内心却有一种深深的共鸣告诉我,那全都是些无稽之谈,事实并非如此。出于本能,我很清楚他的沉默寡言是出于对那种夸大感情、过分表达亲昵行为的一种厌恶。他将自己的爱和恨都隐藏在内心深处,至于对被爱或被恨的反应,他则认为是一种粗鲁无礼的行为。不,我这一连串的结论下得太早了,我这是将自己的个性毫无保留地全都套在了他的身上。希斯克利夫先生遇到一个想要结识他的人,之所以会把自己的手藏起来,其中的原因可能和促使我这样想的理由完全不同。我希望,我自己的那种心理特征在人类中是极为罕见的。我亲爱的母亲总是说我永远也不会有一个安逸的家,直到去年夏天,我才证实了自己的确不配拥有一个家。

当时,我正在海滨享受一个月的好天气,没想到被人群中一位极有魅力的姑娘迷住了——在她没有注意到我之前,她在我眼中简直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女神。我是“决不会用声音表达我的爱慕之情的”,可是如果表情也同样具有语言的功效,那么即使一个纯粹的傻瓜也能猜出我已经深陷爱河,不能自拔。终于,她领会了我的感情,并回赠了我一个眼神——那真是人们可以想象的所有眼神中,最最甜蜜的一种!那么,我接下来该做些什么呢?我承认,我的表现实在令人羞愧——我冷冰冰地缩了回去,就像一只蜗牛一样。她的每一个眼神只是使我的表现更冷淡,退缩得更远,直到最后那位可怜而又单纯的姑娘开始怀疑起自己的感觉,她以为自己弄错了,因此困惑得不知所措,终于说服她的妈妈悄无声息地逃离了那个海滨。由于这种无法被人理解的性格,我得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名声。然而,只有我自己才明白,这对于我来说是多么不公平。

我在靠近壁炉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而我的房东则向前走了几步坐在对

面的一把椅子上,然后便是一阵沉默。为了挨过这一刻,我便试着去抚摸那只母犬,因为它刚刚离开小狗,带着残暴的表情鬼鬼祟祟地溜到了我的腿后,并龇牙咧嘴地露出泛着口水的白牙,准备一口咬下去。我的爱抚使得它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长长的咆哮。

“你最好不要惹那条狗。”希斯科克利夫先生用同样的声音咆哮着,并狠狠地跺了一下脚作为警告,“它还不习惯被人宠——它不是用来被人宠爱的。”然后,他大踏步走向一个侧门,再次大叫起来:“约瑟夫!”

约瑟夫在地窖深处含含糊糊地咕哝着什么,可似乎并没有上来的意思,因此他的主人就冲下地窖去找他,留下我独自面对着那条残暴的母狗,还有一对恶狠狠的多毛的牧羊犬——它们一起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我的每一个动作。当然,我并不希望和那些长长的犬牙交往,因此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不过,我猜想它们是决不会理解沉默不语所表示的轻蔑的,因此我非常不幸地开始对那三只畜生挤眉弄眼、做鬼脸。我脸上的一些变化大大地激怒了狗太太,它忽然狂怒起来,猛地跳上了我的膝盖。我将它向后一甩,急忙拉过一张桌子挡在我们中间。我的行为惹恼了所有的狗,顿时有六只不同型号、不同年纪的四脚魔鬼,从它们隐藏的角落齐刷刷地窜了过来。我的鞋子和外套下摆成了它们重点攻击的目标,于是我一边用拨火棒尽量有效地挡住那几只高大的对手,一边不得不大声呼救,请求这个家中来些人恢复这里的和平局面。

希斯科克利夫和他的仆人带着厌烦和冷漠,走上了地窖的台阶。我想,他们赶过来的脚步并不比平时的速度快一秒钟,尽管壁炉旁危机四伏,吠叫声好像暴风雨一样响成了一片。幸好,这时有人从厨房里及时赶了过来——这是一位健壮的妇人,外面的长裙向上卷起,赤裸裸地露着两只胳膊,双颊火红,她手中挥舞着一只煎锅冲到了我们中间。她就是用这个武器和她的舌头发挥了巨大功效,神奇地平息了眼前的风暴。当她的主人出现的时候,她正站在那里“呼呼”地喘息着,仿佛狂风过后的大海。

“出了什么见鬼的事?”希斯科克利夫问道。

在受到刚才那番不友好的款待后,他竟然用那样一种眼神看着我,真令我感到难以忍受。

“见鬼的事,的确如此!”我低声抱怨着,“一群着了魔的猪身上所附的邪灵^①也比不上你的那些畜生,先生。你不妨将一位初次到访的客人留给一窝老虎好了!”

“没人招惹它们,它们是不会添麻烦的,”他说着,把酒瓶放在我的面前,然后将那张桌子搬回它原来所在的地方,“狗忠于自己的职守是正当的。来一杯酒吧!”

“不必了,谢谢。”

“你没有挨咬吧?”

“如果挨了咬,我会在那个咬人的东西上留下我的印记。”

希斯科克利夫咧开嘴,脸上露出笑容。

“好了,好了,”他说,“你受惊了,洛克伍德先生。来,喝点儿酒吧。客人在这座房子里实在是太罕见了,我很乐意承认这一点,我和我的狗几乎不知道怎样款待他们。祝你健康,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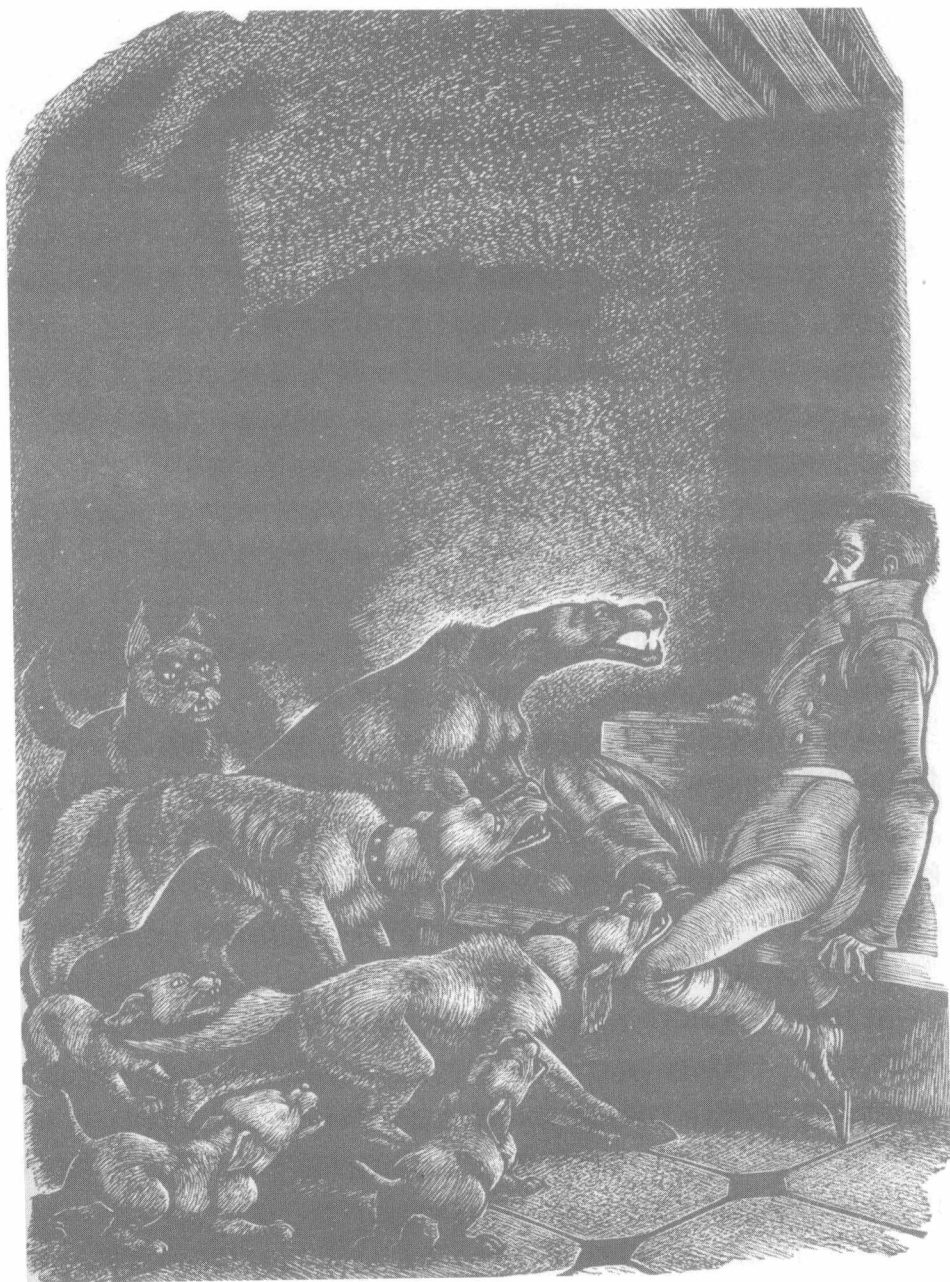
我弯腰鞠了一躬,礼貌地向他还礼,然后开始感到自己为了一群没有教养的狗的无礼行为而坐在这里生气,这实在是太愚蠢了。另外,我可不愿成为眼前这个家伙的笑料,因为他的兴致显然已经转向为取笑我。

他——大概出于某些谨慎的考虑,认为惹恼一位好房客毕竟是不明智的,因此他稍稍缓和了一下说话的语气,改变了他那简短的说话方式,砍去了那些代词和辅助动词,然后将话题转入他认为我应该感兴趣的问题上——谈论起我目前的隐居之所的长处与不足。

在谈论中我发现,他具有过人的理解力,因此在我告辞回家之前,我竟然兴致勃勃地主动提出,第二天将再次前来拜访。

显然,他并不希望我再去打扰。尽管如此,我仍然要再次前往拜访。这多么令人吃惊啊,和这个人相比,我感到自己竟然是如此喜欢与人交往。

^①《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八章记载:“魔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身上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



第二章



昨天下午起了雾,天气非常寒冷。我有心在书房的炉火旁度过下午时光,不想再费力穿过满是小石子和污泥的荒原,前往呼啸山庄了。

但是,午餐过后(在此说明:我的正餐时间是在十二点与一点钟之间。因为那位好像已经成为这座房子的一部分的女管家——一位慈祥的老妇人,她不肯或者没有领会我的要求:那就是我希望在五点钟才开始正餐^①),在我怀着那种懒洋洋的念头登上楼梯,迈步走进房间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女仆跪在地板上,身边摆着扫帚和煤斗,正把一堆堆煤渣压在炉火上,弄得房间里到处都是讨厌的灰尘。这个可恶的场面使我立刻转身走了出去。我戴上帽子,步行了四英里来到希斯克利夫的花园门前,正好躲过了一场鹅毛大雪,因为这年的第一场大雪此时正飘落下来。

在这个阴沉沉的山顶,大地由于蒙上了一层黑霜而变得格外坚硬,寒风吹得我四肢一阵阵发抖。由于打不开门上的铰链,我索性翻身跳过花园的栅栏,然后沿着两侧长有醋栗树丛的石板路快步向前走去。在主人的住所前,我徒劳地敲着紧闭的大门,直到我的手指关节敲得生疼,一群狗也跟着高声狂吠起来,可是仍不见一个人影。

“多么可恨的一家人!”我忍不住在心里叫起来,“由于你们这种无礼、冷

^①西方人一般习惯将晚餐作为每天的正餐,内容比较丰盛,而这里的女管家则根据当地习惯将午餐安排为一天的正餐。

漠的待客之道，你们活该永远与世隔绝。至少，我还不会在白天插上大门——我才不在乎呢——我就是要进去！”

既然下定了决心，我便抓住门闩用力摇晃着。终于，约瑟夫从牲口棚的一个圆窗户里探出头来，满脸的不高兴。

“你要干什么？”他喊叫着，“主人在下边的牲口棚里，你要是想跟他说点儿什么，就走到这个路口绕过来。”

“房子里没有人来开门吗？”我也用喊叫来回应他。

“只有太太在里边。就算你敲到晚上，她也不会来开门的。”

“为什么？难道你不能告诉她我是谁，嗯，约瑟夫？”

“不，没我的事！我才不管这个。”那个脑袋低声抱怨着，在窗口消失了。

雪片簌簌地落下来。我抓住门柄，再次摇了摇。这时，一个没穿外衣的小伙子扛着一根草耙，走进了后院。他招手示意我跟他走，然后带头穿过一间洗衣房、一块铺垫得很平整的地方——这里有煤棚、抽水机和鸽子窝，最后我们终于走进了宽敞、温暖而又令人愉快的客厅，也就是我曾经到过的那间客厅。煤、泥炭和木柴混在一起正在壁炉中燃烧着，熊熊的火光使这间客厅散发着一股令人愉快的光辉。在准备摆上丰盛晚餐的餐桌旁，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了那位“太太”——一个特别的存在物，一个以前我从没想到过的人。我弯腰行了一个礼，然后等待着，以为她会请我坐下来。她看着我，向后靠在她的椅背上一动不动，什么也没有说。

“天气很糟！”我说道，“希斯科克利夫太太，我担心由于你的仆人过得太悠闲，大门恐怕要多受累了。我费了好大力气，他们才听到我的敲门声。”

她丝毫没有开口的意思。我盯着她——她也盯着我。无论怎样，她始终用一种冷冷的、无所顾忌的目光看着我，这使我感到非常尴尬，心里很不舒服。

“坐吧，”倒是那个小伙子用粗鲁的声音对我说，“他很快就会来这儿。”

我坐下来轻轻咳了一声，然后招呼着那只凶恶的大狗，称它为朱诺^①。第二次见面，这只大狗总算屈尊勉强摇了摇尾巴尖，表示接受我是它的熟人了。

“多么漂亮的一只大狗！”我又开口说，“你打算将那些小狗全都养起来

^①朱诺，罗马神话中主神朱庇特的妻子，主管婚姻、生育和女人，相当于希腊神话中宙斯的妻子赫拉。

吗,太太?”

“它们不属于我。”那位可爱的女主人说,而她的语气中夹带的反感甚至超过了希斯克利夫本人。

“啊,你特别喜爱的是在那一群中间吗?”我继续说着,转向一个看不大清楚的坐垫,上面似乎卧着一群猫。

“喜欢它们,简直莫名其妙!”她轻蔑地说。

真是不幸,那是一堆死兔子。我又轻轻咳了一声,然后向壁炉旁靠了靠,又重复了一遍对傍晚天气的看法。

“你根本不该出来。”她说,说着站起身来,去拿壁炉架上那两个涂成彩色的小茶叶罐。

她先前坐在一个背光的地方,现在我终于能将她的身材和相貌完全看清楚了。她身材修长,看上去显然仍处于少女时期。她不但有一个绝妙的身材,而且还有着一张我从未见过的精美的小脸,五官精致,非常美丽。淡黄色的长长的卷发,或者更恰当地说是金黄色,随意披散在她那精巧的脖颈上。还有那双眼睛,如果眼神愿意带上些愉快,那将会令人无法抗拒。对于我那颗敏感多情的心来说,这也算是一种幸运吧,因为它们目前所显示的态度只是在轻蔑和绝望的情绪之间游移,而在如此美丽的一张脸上看到这样一种表情令人觉得反常。

她的手似乎够不到那两个小茶叶罐。我表示可以帮助她。这时,她猛然向我转过身来,好像守财奴看到一个人打算帮他数数他的黄金一样。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她厉声说,“我自己能拿到它们。”

“我请你原谅!”我急忙答道。

“你是被邀请来喝茶的吗?”她一边问,一边将一条围裙系在她那整洁的黑裙子上,然后站在那里,准备把一茶匙茶叶倒入茶壶中。

“我很高兴能喝一杯茶。”我回答。

“你是被请来的吗?”她再次问。

“不,”我勉强微笑着说,“你正好可以请我喝茶。”

她将茶叶倒回茶叶罐,收起茶匙和其他东西,然后气冲冲地坐回她的椅子上。她的眉头皱了起来,红润的下嘴唇撅着,好像一个正准备大哭的小孩子。

与此同时,那个小伙子已经换上了一件非常破旧的上衣,直挺挺地站在炉火前,用眼角的余光斜视着我,好像我们之间有着不共戴天的世仇一般。我开始怀疑他是否只是这家的一个仆人。看上去,他的穿着和言谈都非常粗俗,完全没有希斯克利夫先生和他太太那种显而易见的优越感。他那浓密的褐色卷发乱糟糟地堆在头顶,胡须粗野地占据了整个面颊,一双手正像一个普通从事体力劳动的人那样被晒成了褐色。不过,他的行为举止却显得无拘无束,几乎有些目中无人,丝毫看不出一个家仆在女主人面前该有的那种殷勤的样子。我认为,在搞清他在这个家庭中的确切地位之前,最好不要去注意他那些奇怪的举动。五分钟之后,希斯克利夫走进了客厅,稍稍将我从那种不舒服的状态中解救了出来。

“你看,先生,说话算数,我前来拜访了!”我大声说着,并做出一副高兴的样子,“我担心,这种恶劣的天气会让我在这儿逗留半个小时,如果你允许我在这里避一避风雪的话。”

“半个小时?”他一边说着,一边抖去衣服上的雪花,“我真奇怪,你怎么会挑选这么个大雪天出来闲逛。你在冒着陷入沼泽的危险,你明白吗?在这种晚上,熟悉这一带荒野的人还常常会迷路呢,而且我可以奉告你,目前这种天气是不可能很快好转的。”

“或许,我能在你的伙计中间找一位引路人,他可以留在农庄过夜,明天早上再回来。你能给我派个人吗?”

“不,我不能。”

“哦,真是的!好吧,那么我只有靠自己的能力走回去了。”

“聪明!”

“你该去沏茶了吧?”穿着破烂上衣的小伙子问,他那恶狠狠的目光从我身上转向了那位年轻的夫人。

“也要请他喝吗?”她向希斯克利夫请示道。

“去准备,懂吗?”这就是回答,如此野蛮的说话方式让我大吃一惊。他说这句话的语气,充分暴露出他那真实的恶劣天性。我再也不愿把希斯克利夫称为一个出色的男人了。

当茶沏好后,他就这样邀请我说:“好了,先生,搬着你的椅子过来吧。”

于是,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那个粗野的小伙子——都围在了餐桌旁。

在我们享用食物的时候，四围是一片冰冷的沉寂。

我想，如果是我造成这种不愉快，那我就有责任努力赶走这团乌云。他们不可能每天都这样冷冰冰地坐着沉默不语吧。无论他们怎样脾气暴躁，但每天都要带上一种怒气冲冲的表情，这简直是不可能的。

“这真是很奇怪，”喝完一杯茶，在等待第二杯茶的间隙，我开口说，“很奇怪，习惯竟是如此决定了我们的嗜好和思想。大部分人简直不能想象，过着一种彻底与世隔绝的生活还会有什么幸福存在，正像你现在过的这种生活，希斯克利夫先生。不过，我可以大胆断言，有你的家人陪伴在你身边，而且还有你可爱的夫人作为绝妙的管理者照看你的家庭、你的心……”

“我可爱的夫人！”他打断了我的话，脸上露出一种几乎是残忍的冷笑，“她在哪儿——我可爱的夫人？”

“我的意思是，希斯克利夫太太，你的妻子。”

“哦，是的——哦！你是在暗示她的灵魂仍旧霸占着保护天使的岗位，守护着呼啸山庄的财产，甚至在她的肉体已经离世以后，是这样吗？”

我察觉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于是力图改正它。我应该看出他们的年龄之间有着巨大悬殊，根本不像是一对夫妻。一个大约已有四十岁，正处于头脑最清醒时期的男人，通常不会再抱有虚幻的错觉，以为小姑娘们会为了爱情而嫁给他——那种梦想是留给我们在垂暮之年作为自我安慰的。而另外一个呢，看上去还不满十七岁。

这时，一个念头在我心头闪过——“我旁边的这个行为荒唐的家伙，用大碗喝茶、用没有洗过的手抓面包吃的年轻人，或许就是她的丈夫。当然，他就是小希斯克利夫了。这就是隐居生活的结果：她将自己随便抛给了这个粗野的乡巴佬，因为她完全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更好的男人！一个多么可悲的遗憾——我必须小心谨慎，不要因为我而使她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

最后这个想法似乎有些自以为是，其实并不然。我旁边的这个人简直称得上令人厌恶。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清楚我还是有些魅力的。

“希斯克利夫太太是我的儿媳妇。”希斯克利夫解释道。这也正好印证了我的猜测。在他说话的时候，他转过头用可怕的目光看了她一眼，那是一种带有仇恨的目光——如果我错了，那就是他的面部肌肉生得太特殊了，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吐露出他们的内心话。

“啊,毫无疑问——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才是这位仁慈小天使的幸运的拥有者。”我向身边的小伙子说。

这时的情形简直比刚才更糟糕——小伙子顿时满脸通红,似乎想要挥手打人一样握紧了拳头。不过,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很快便克制住自己的冲动,嘴里低声发出一阵粗野的谩骂。这当然是在骂我了,可我假装没有注意到。

“你猜的都不对,先生!”我的房东说,“我们两个人都没有那种幸运,拥有她这位漂亮的小天使。她的男人已经死了。我说过她是我的儿媳妇,由此可以判断她一定是嫁给了我的儿子。”

“那么,这个小伙子是……”

“当然,他不是我的儿子。”

希斯科克利夫脸上又露出笑容,似乎自己有这样好似一头熊的儿子是一个天大的玩笑。

“我的名字是哈里顿·恩肖,”另外那位低声咆哮着,“我劝你要尊敬这个名字!”

“我并没有表现出不尊敬啊!”这是我的回答,同时看到他宣布自己的姓名时那种庄重的样子,我心里忍不住想发笑。

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使我不敢再回敬他的目光,唯恐自己忍不住会赏他一个耳光,或是笑出声来。我开始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个“令人愉快的”家庭圈子里,我实在显得格格不入。这种精神上的阴沉气氛,不仅压抑更是抵消了我四周那些暖洋洋、令人感到舒适的物质享受。我断然决定,尽量避免第三次到这个家中来作客了。

吃东西这项任务结束了,没有人说一句友好的话,于是我便走近窗户前观察外面的天气。我看到了一片令人伤心的景象——漆黑的夜晚已经提前降临,天空和小山都消失在刺骨的旋风和密集的暴雪中。

“现在没有向导我不能自己回家了,”我忍不住大声说,“路已经被大雪盖住了,就算是还没有完全盖住,我也看不清自己究竟该往哪里迈步。”

“哈里顿,把那十二只绵羊赶到牲口棚的走廊上去。它们如果留在羊栏里过夜就得盖上些东西,前面还得挡上一块木板。”希斯科克利夫吩咐。

“我该怎么办?”我继续问道,心里越来越恼火。

我的问题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我环视了一下四周,看到约瑟夫提着一只装有麦片粥的木桶走进来喂狗,希斯克利夫太太正弯腰对着炉火烧一把火柴自娱自乐——那些火柴是她放回茶叶罐时从壁炉架上碰掉的。约瑟夫放下他手里提的东西,不满地将整个房间巡视了一番,然后用嘶哑的嗓音吼道:

“我真奇怪,所有的人都出去干活儿了,你怎么还待在那儿没事干!你天生就是个邪恶的东西,说什么也没用。你那些邪恶的习惯永远改不了,只等着去见魔鬼吧,就跟你妈一样!”

当时,我以为这一连串的咒骂是针对我的。我暴跳如雷,向那个老恶棍走去,准备把他一脚踢出房门。然而,希斯克利夫太太的回答却阻止了我的行动。

“你这个令人讨厌的假正经!”她回击道,“你每次提到魔鬼的名字,你就不怕被当场活捉吗?警告你不要惹我发火,否则我会特别提醒它立刻把你捉走。不许走!看这儿,约瑟夫,”她一边说着,一边走过去从书架上拿下一本黑色的大书,“我要让你看看我有多大本事,我已经在魔法上有了很大长进,很快就有能力将这座房子彻底清理一下了。那头红色的母牛并不是意外死的,还有你那风湿病,也算不上是上帝对你的惩罚!”

“哦,邪恶,邪恶!”那个老家伙气喘吁吁地说,“愿上帝把我们 from 邪恶中拯救出来吧!”

“不,你这个没有得救希望的人!你已经被上帝抛弃了。滚开,否则我就要重重地惩罚你了!我要把你们全都用蜡和黏土捏成一个个小人儿,然后谁第一个越过我规定的界限——我不说他将怎样倒霉,不过你们会看见的!滚开!我可是在盯着你呢。”

此刻,小女巫那对美丽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极为恶毒的嘲弄神气,而约瑟夫却真的吓得全身发抖,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他一边祷告,一边还忍不住叫着“邪恶”,仓皇逃走了。

我想,她一定是出于无聊而开了这么个玩笑。如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我很想向她谈谈自己目前的困境。

“希斯克利夫太太,”我非常真诚地说,“你一定要原谅我打扰你。我之所以这样冒昧,是因为你的相貌让我确信你一定是个好人,不会不帮我的。请你指一些路标,让我知道该怎样回家。我一点也不知道怎么走,正像你不知